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八



內官職門

文類

書一

自韓文公三上宰相書循習至今率為道古公書盛涉
之語而所以自道則祈哀乞憐多所為至草牘儼語則
尤甚乞徧以誇先心達之信者為一類自朝堂至州縣
或論或出處各所節為志足者論多公官者之戒在

上宰相書時為助東憲

文公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拜獻于其官嘗謂天下之爭有緩急
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可察無以存大
駁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
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拘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
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

不察也切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患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
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夫歲諸路之餓浙東爲甚浙東之
餓紹興爲甚聖天子聞念元三之無辜傾困倒廩以救之而甚
者至川內洛之穢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於此時
憊則田野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
撫已漸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震恐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
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
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
抑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
所可心若臨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
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去
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日以采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
昏遊首闕艱辛方欲少俟旬月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効閑佚
又以連日大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折而山

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虞明發台州皆來告年其勢可虞雖已
多方祈禱必異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乃一更加旬
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
私畜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百倍於前日者其
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以聖王之聰明聖智明公之
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彈
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某是以傍徨林泊未敢遽請
而復冒昧一聲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
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極力爲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
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
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
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復民心去失則不可復收
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
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竊者邪明公試觀自古國家興

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
眉黃巾蒿桑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
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乃一存
飢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
以處之則其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
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
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
所策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
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指畫固已先定於胸中
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洩也況今聖
宗之難取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愛勞揚厲未常有忘其
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隳夷風俗頹敗政使風調
雨順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无事況其飢餓狼狽至於如此為
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坐以待旦如武侯之

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願欲從容優仰玩歲揭日以
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自深其恐所愛者當
不在於流弊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其邦
家切不自勝漆室黎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
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而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

答梁丞相書

文公

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儒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
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某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
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
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
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治天下者
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
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
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寧之小不

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且有
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自將見正於人之
不服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完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
殫國威未振而虜情亘測惟念明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禁也受
賜多矣狂言犯分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劉丞相書

文公

區區賤態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閉不敢重出以煩公聽
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
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
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切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覆又思則
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
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
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
執事之間技隙抵牾已足爲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

任而潛植私黨充滿要津乎蓋三三大臣者人主之所共分別
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
坦然皆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
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
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與
同不符勉強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有俯仰前却
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
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踈新
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紀擿必勝之地
而挾群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
近習織人亦或為之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
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
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跬步
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力而

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共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取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漏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生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便一瞬目而群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營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表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人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源末流亦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擾動朝野善類相慶而某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疾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

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已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某切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未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早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某死罪死罪

與王樞密

文公

某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區々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某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覽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己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閉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忤拙有素未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切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

瘼爲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興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辭
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表寺丞而稟若
蒙矜念早賜死轉使得先駁機之未發而去之則某之受賜又
不啻前日之所蒙矣身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自暗字畫不謹
并乞矜恕

與魏家政書

文公

某衰陋亡庸謀猷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旨祇增震
懼今再有狀欲望哀矜早賜敷奉施行則某之幸也抑又有以
聞于下執事者某自幼愚昧本无宦情既長稍知爲孝因得側
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
以氣質之偏滯任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
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
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群
而出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日多士盈庭所少者非某等輩也

使之強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某於飢寒貧安已久所病者又非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某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切料非獨一時摧悴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為狂而斥之也由前一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某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寃伏紙隨越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遺人追送謝也
不力及瘦子而仙輿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紙前書同詩卷
舟囊就附其舟以行雖卑緩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悉德之誠
非此則無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
氣一養熟而道疑惟其規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
安分義之閑雖方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洛圖任舊臣累詔趣
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矣但温公旣歸洛朝廷每有大

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公去國
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爲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
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
可翳然林水之間不以溫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爲言哉况尚書
負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指摸苟惟不言則必用况在蜀中凡
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
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拔擢如某者尤謬庸亡奇亦以尚書舊辟
寵撫棧之例置之機杼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使作佳士真不虛
言也蜀邊一向帖靜頻年由里間亦不爲不熟而物價之昂竟
不肯減所幸者闕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
附一緘申詞就有某宰神泉自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吏君所
記社倉碑一本拜呈幸賜揀月之指餘祈中輔者德進乘新陽
時有延登之拜

回葉正言書

其屬方拜狀欲附遞行矣明日使星至又得所賜書沃而讀之
則揆時寒暄撫問餐飯甚非天子諫官所以待庶僚也然則
其之為卒積敬者當何如前書旣已略之今書不敢不情也以
情事正言其知免于矣矣淮堙一稔遠勝江浙又幸二哨不動
收拾淨盡似可以苟且過此厄運却未知來春何如耳敵國外
患要與法家拂士同恐不可遽以是為賀如其山林鄙朴士每
事迂闊以故落三與世无緣今此羈縻始是自嫌不能相容之
名犬馬畜之耳正言其亦憐悼之不足字能誕重香共承嘉惠時
時橫書卷對之但齋德馨慶久不知冰霜之凜可畏也

回呂正字書

紫陽

進長著廷行雁獻納之選吾道爲有望矣其所請不遂諸公意
則甚勤但私計爲甚不便私義爲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益衰
前日欲略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安然尚未
敢出門戶也未論其死觀此氣象這後更堪憂矣亦无可醫

何且一而呼牙長為難疾獨往之計萬一臨行不謀勉強之當
別致情懇且前後誨喻之意非不詳悉亦切自念一向如此實
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多人
決不至以其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庸繆衰殘之身
以偷安自逸及此餘年且力一不免復有祈請全仗老兄力為
主張使不至大段狼狽也

與李憲書

某知有執事久矣去冬尚書郎韓公以書眠某曰檢詳吳公今
以使者節入闕公端人也子盍見之方其未得此書則皇華之
轡已入建境矣內謁於門下而望書者之容以異聞蓋歎之餘
論固不宜後又竊自念近世風俗不復知以道義交人而相求
於執利者皆是執事之持使節其於一道之人實能利害禍福
之真執利之所在夫挾勢利之權亦無怪乎人之求於我者以
勢利此其所以凌巡而不敢進焉其筆於門下之心則不忘

也今者執事且以至書之召歸於朝矣然則公前日之不敢見
今日則又不見其見固禮也然亦不無說焉某切謂人才
布滿天下常材則歸於吏部材之大者則宰相得而用之堂除
是也以堂除為不足則宰相不敢專而必歸之人主今之召對
者是也此年以來今日召一人來自召一人且所召之人吏部
不得聞宰相不得與而其事獨出於人主今乃在上者泛然求
之在下者泛然應之泛然求之則其失在人泛然應之則其失
在我人固可以泛然求而在我者故不可以泛然應也前日侍
郎陳公之行其道及此矣今日執事繼之必不敢不以告也某
聞人也執事來聞而不得一望顏色母亦重它日之恨焉其於
執事不可不見如此先之以書欲執事知其所以求見之意也
冒瀆聽瞻恐竦無地不宣

與朱太守書時知南康軍

東萊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換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

敦勉切謂前後自无如此除穢惡蓋重壘地望不高無弊思
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天平昔倦君民志
念未嘗少怠懽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
方使世小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隔真稍
有萌功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
到官後或有粗語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依那粗能行志
者不少然季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粗語之慮
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
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
將有厭薄當世之說使上之人含賢與善之意由此少怠亦可
惜也

與林宰書

其嚮者嘗修慶牘計濟德矣請遠又兩三月係仰可知也晴蒸
可喜即日伏想百神交相福貺川增其一病一月今雖小愈然

尚未脫然頽然病榻之間絕不聞外事而故舊問疾之書亦不以外事相告自首歲以來如坐深井兩月前忽聞邑中諸公以不肖之跡狀之於縣而執事又不以共之無取覆以聞之監同郡守中間薄聞此議起於趙漢陳尉嘗作書力辯於二丈而不知執事又繼之重惟其卓慮獲從諸公之游而又預聞其說蓋嘗慨然有當世之志今老矣所欲者不過杜門著書藉手以見古人耳它何望焉文字既以中發不可復已內直不稱愁悚無窮細民設食而富者閉糴愈其常歲貧民惟藉富家貸米蓋一石歲以五分息償之今以米直之高入遂不貸貧者待哺之望既失轉壑之患是愛人情惻殊不自安也過春及夏尤為可慮不知執事有策以處此否

事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八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九

周集

官職門

文類

啓一

加啓

（宰相）

賀掃丞相啓

唐子西

顯奉制麻延登宇席播騰九有歡慶一辭切聞考光龜以斷大
謀不如舊德指蒼木而稱故國采若世臣才猷夙著於廟堂名
實已隆於天下故社稷因之而倚重朝廷恃此以稽疑恭惟

其官器重海涵神清玉粹天資攸稟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
傳皆論道經邦之術藹揚令聞迥涉亨途須任樞機謀已深於
漢隆出臨闕寄澤未普於商霖政地久虛魚言允屬值聖朝之
嗣服思賢輔以牙衡召還三選遂宅百榮常平盛事固無媿於
古人房壯全功誠責全於今日必將盡發胸中之蘊庶幾大對

海內之心其承之遐陬則歸除目阻遠羣之祿莫不兩兩之
附叢打寸誠難形尺楨

賀文丞相除太師

李成李

光膺策命入拜師臣三公惟人大更有棟梁之任一相處內四
方如泰華之安天扶聖君人望元老惟樂精神之會流通上下
之情禮無與隆時所罕遇恭惟其官孕靈嶽秀配德坤元明深
厚而有容涵直方而不撓武足以戡定亂學文足以潤色聖謨
可託大事則社稷之臣不親細務則帝王之佐進人如己愛物
以情碩畫豐盈無寧於華夏陰功恩惠孚感於神明故能業在
四朝身兼五福出入將相幾四十年古今勳勞無二一華屬氣
人之嗣服臨庶事以圖新謂國君益谷有未決之疑左右補助
皆後來之後俾辭留論天造內朝集冠蓋於都門羅鑿於於
館衣衣已任維留洛水之鴻那皓首復不共職仁皇之真相龍
光慈披瀝路榮觀于今熙河之鉤結其

足者九年之食已傷者百姓之財將沉而卒既而真益求
賴著龜之舊德克開社稷之遠圖府陪調鼎之司儻踐位視之
地壽考之福方漢德於汾陽禮樂之功更仰承於姬旦其素惟
鄙昧久荷獎提合座焚煌假披雲之在望經蹕駭戩但服如以
長鳴

賀杜右相

劉後村

渙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真汝爲其代
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望益尊在昔昭陵有臣祈國內則宸綏
封之請謁外則爲清議之主盟奎館頌歌與希文而對秉宮闈
嚴陣云杜某之卻還孤傳千萬世号爲端人憲寔二百年詎可
繼者儒矣元台之拜凜然天節之同恭惟其官稟河岳之英有
幸謂之望充塞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知曾子之
大勇嘗叩義府於天下亦責平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繫身
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仇客辱居然擅國事於關中晉有偉人

何至移朝權於姑孰萬哀哀收太阿之柄而斯朝虛若石之墮
輟玉食而深思薦金匱而未決天開文治辟作福威區可志邪
願瞻表著群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方自巍然於
下國百辟迎安重之至九重慰仄席之恩謂莫廢乎一日乃提
之芳莫要乎三墻五典之道嘉與馮頌相親燕間預予一人遂
冠班於孤棘益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
太史奏客星之近帝座寵光祥耀邁史記兩陰之榮典故具存
踵申路一公之拜其父孤故羅精困訪傷人或謂之非享自不
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憾於富公巧詆舜欽本欲傾於邦國
不敢發途窮之款庶幾有天定之時人疎趨館之起居忽聽大
廷之播告僕方養母詎宜起隱於終南公素於才倘許必歸於
陽翟

通鑑

加賀六樞密

汪彥章

光膺策命進陟樞屏謀若蓄龜投千載功名之會心如金石爲

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垂瓜瓞而特想國真於立天爲
時生恭推其官厚德鎮浮英才經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于
中於古今作者之文悉臻其表爰自踐揚之如每勤納獻之忠
立朝未艾於中年卒世推爲於舊德即屬殊隣之援上貽當宁
之憂爰烽旣撤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唯公夙夜與國存亡
由侍從之周行決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父子
之簡雖黃髮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龍之頤誰敢
嬰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奚益宜彼車之喪氣
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遂巡退舍九重根本得英公賢於長
城四海生靈徵管仲五具其左任方主上主山明之今日實邦家
之昌期欲衆賢同建於事功非雅物義孰爲於師表將万世維
特之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

參政

賀霍參政啓

張文鏡

覽頒詔緝榮貳政撥真賢奮雷震海蒙福共准慶慰伏以其官
神安矣情識量清夷奉推四時之宗土德茂三朝之元老再進
冠於袞先高難繼之風兩待詔於金臺卒賴持顏之累遂由公
望入踐政途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沒壑奸邪不起凜如猛獸
之在山坐制天驕允資人負取資元於鼎鉞佇紀績於旂常其
蕭然衰蹤託此巨屢念僞真於高密實陪賓客之餘茲假守於
會稽獲奉教條之舊未貽吏議殆匪人謀除目播於迹遐驩心
倍於吏更計安宗社側聞帷幄之籌佚老山林終借齒牙之論
屬拘符竹阻造省闕

石

賀吳右丞啓

劉子駒

拜命中宸分聯右轄正人既進朝廷之勢益尊大道將與天下
之民斯幸伏惟某官秉心亮直孝古粹深常一志於險夷耻因
人而進退不可則止懷若萬先見之明於義也剛挺松柏後凋
之操屬大明之紹服攬羣俊以在朝間自西州公升內相謂輔

世必忠賢在上而順民惟政事乃先總正其基綱共謀正體六官
成績方注意於各儒方世末圖將登庸於真相

左丞

如以季左丞啓

龍其之

榮被帝恩入提政柄宿儒登用輿頌交權伏惟其官德蹈中和
識窮要妙可大有賢人之業不倚君君子之強立乎本朝風采
聞於當出見之行事膏澤下於斯民惟丞轄之近司實紀綱之
重寄果膺高選式副口瞻行勳帝載之熙惟秉國鈞之重懇恩
可待公論攸歸某限守藩符阻趨賓館欣頌之懽倍万常情

御史

賀單御史啓

石守道

光膺宸特進物基綱達公論於九重慶聞繩肅亞官儀於三獨
益見寵褒除日初傳輿情交慶切以万機重大既親摠攬於法
官百辟衆多必賴推彈於憲府維持南榻實次中司得暨哲則
自然致朝廷之尊未幾邪則不有撰閱書之畏方宸衷之圖舊
宜宿望之次陞某惟其官識蘊高明憲綱大奧季兼通於世

務嘉猷允合於帝心果自副端峻登柱史方共持於國是以宣特
察於官邪其濫處郎闈猥通朝籍敢親持於竿牘用蓋喜於門
嚮風采動一時已致班行之肅精神祈千里佇路郵堯之崇

賀御御史啓

劉後付

漢号黃庭晋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死爭臣今不置大夫
中丞遂長御史積善於下輿論交歸夷致其日賢有居是哉我冠
叱李義附仗下皆驚豈奏劾博陸侯廷中成肅久矣一公之不
作夫之千載而若存恭惟其官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
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篤者固有世卿朝多私黨
士登光範但知章蔡之息公立上坡首抗辦陳之踵曰厚俗以
敦慈孝曰公叩相以壯親親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
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權還厥躬魚於真腐之餘在諸
人易縛猛虎於咆哮之際爲執事難效拜臺端以旌忠直必有
以明辨異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凝前日挽回之功蓋三院之

偏更風接尤峻由中回而大用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熙運
其萬勿乘傳符聽置郵在古靈臺中幸早陪於未至拜庭英門
外獨阻賀於太平

（卷之四）

賀劉察院啓

前入

漢号楓宸升賢柏府昔飢烏久噤虛我蟬多之冠今鳴鳳一聞
尺雀蜩蟴之響傾流宗社喜動縉紳切以人臣不可受恩於私
門君子必早有善於天下求收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命許章
雷州方為博士亟茲作夷陵（役不肯登絕聖之丹故一朝權
拜於爭官而方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其官
充直剛大之浩然兼知仁勇之二者須陪英俊進列師儒委辟
為臣嚆昔非冰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為鐵壁之人外之外服
而其交頤以美官而不顧目執事為真鴻之宰而謂駁鼓仗馬
之啼聖斷赫然總攬大阿之柄公言駁矣海不行劫突之謀遂
除擊官俾先前論叢競遭時而建策獨思按本以塞源况龍象

之共瞻何狐狸之足問去思如去草勢惟恐其蔓延禽獸先擒
王功有如於惟陌翁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
陳舊史謂陳如丹青是必本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
及遠之功名不惟霜簡之疑行見辰獻之告其羈孤一介閑發
平生方寶紹聞奇禍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徐文拊撫其奏高
及一相之專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乘驅馳良由端人
得君之初因念寒峻失職之久忝子駿福星之選愧无補於明
時賡相採聖德之詩或可陳於詩技

詞部

賀蔡吏書

趙德莊

益簡清衷晉疏華冠照兩禁繼聖祐之祖風摠戩四銓奎元
曹之帝典輿情允稔瑰望俞隆切以公座高而非貧真居亞
機衡之任六卿分而各帥其屬首嚴檢擢之司惟已試之效則
流品自分必又決之英則名各乃正者焉其重允也才難恭惟
其官與家傳懿文古作早雁妙注遍歷要途擢二板曹著元

和之國計越居巽部揚行檢之能名累于清伯之海益致本朝
之重尚書之為喉舌復具節贈執政之猶股肱行顯國集其猷
參漕拍欲聽除音真陪賓客之趨曷勝寤寐之意

賀林吏侍

周子充

顯惟帝制權貳天官當循各貴矣之朝任敷濁揚清之柄工林
焜望從臺增華恭惟其官盛德在人高名映世引其當道人居
仁由義之心言古驗今富博物洽聞之學卓躡青雲之路溥深
丹衷之知十道恩威肅雍皇華之重冲臺綱轄允效成務之賢
嘉勳績於不昭見遠猷於已試果進甘泉之列遂專小宰之權
惟九流人物之凡必區以別刑六典邦家之要將聖而行自非
明一代之憲草曷足可四經之乃尺山濤在晉灼知啓事之公
行儉居唐點致長名之濫其晚翽崇初遠托餘光為懷株守之
安莫復屢成之慶欣聞善類得清鑒於揚秋府與蒼生待致和
於霖雨

禮部

賀王礼書

陳君奎

簡在廟皇耀居常伯榮兼瑣闥既謀猷啟沃之特親遂自秦城
更号今文章之可述有識交頌不謀同辭切以出難得於全才
入深兼於數器而况摠舜代夔龍之職擅漢廷賈馬之能推
熙朝併當殊邊恭惟某官妙宗道虛雄節文壇卓雁丹表之除
父典紫垣之鏡元區元帥維時得頗效於禁中果賢長城五君君
龍蜀於度外適茲多故正籍遠猷追鋒促還側席庶武儀成長
樂諸侯群臣比旨肅恭制下與元武夫悍卒亦感動命更資於審
發功益著於論思其幸托餘輝欣傳異渥星辰之覆高華已
冠於高班紀日月之常久大方期於相業

賀趙工侍

翟公巽

上行辰獻中勳書接六懸近接尤妙選於秩宗兩楚舊游宜真
除於亞旅輿情霄變瑰姿愈隆切以商周百世所可知礼固緣
時而制齊魯二生不能致道實待人而行茲既輟於旋歸果遂

參於述作恭推其官氣嚴而中裕本家而外此其所以同而來
特出候廷之右代言西掖諸老先生所未能將命則雖在膏
使而猶劣三年去國万里還朝惟尔雅之文章已定於詰命而
先進之礼樂富藉於論思豈同叔孫綿絕於漢儀猶勝燕公粉
澤於唐典佇循近前權亞中階其幸托餘休欣博成命鋪張揚
房願益凝於穆會潮真亦維將陪於揚

（詞）

賀蘇州壽

吳子西

頌隆宸殿厚陟禁途畫舞代之冠方期於刑措與治庭之獲
奉於制除有識相趨不謀同庶恭惟其官神撫壽時仙的象
練達本朝之積章洞明當世之先務聖旨察睛本會少以推行
才足應機至目前而仰辭阜准親權久列從班疇公望之取
屬意曹之建長果際華於八座併闡色於九重壽自元豐之正
名初授六職以至大觀之定令始願一同茲得全才特執事在
其猥廢節綬阻叩門牆雖頌慶之所勤願縮摩之尤

賀史刑侍

范至能

竊從宰萬權貳秋官監治古以象刑式同邦禁列從臣而弟頌
允摯朝發休声所同和氣自至切以得賢可及堯舜建官尤重
於諸曹致治無我成康措刑宜首於庶務匪時問世之碩德孰
贊熙朝之極功恭惟某官毓粹自天研幾千聖濟世之道源深
而流長華國之文章奕而色正守險夷之一節更榮帶之兩途
上既察於忠純時遂加於管荷商宮之分六職既精亦繼北首
之也方城更督考覈美膺殊澤亟感亦照豈特取儒雅而勝法
家抑亦積善苑而登政路某久聯英表竊庇餘休第切欣於得
賢阻越慶於成慶維臯罔之淑問已陟整毅用方叔之壯猷行
賚樞要

宋部

賀王兵書

張子韶

隨庸東掖率屬南宮常伯寵優風錐成之室勅司戎職股肱太
乙之

切以祈父王之公牙周蓋專於九代尚書所之厥吉洪洪於
三公自開四府以本兵第列南宮而分職然裕陵繁修官制借
虛位於夏卿至折商博采師虞如新除於邦無師身機之務
蔚為千載之隆恭惟才脩全能識量發妙早以淵源之藹發為
經濟之圖擢貳憲憲憲憲憲師之令行越長謀自憲告后之嘉猷
善益重於熙朝職專於武部良星夜之覆姑臨八座之班紀
日月之常即越三階之燦其晚游京數奏叩門猶錄信奇隆之
頌實倍常情之喜

賀周兵侍

程公異

趣觀清光寵膺華陸極於人之重又屈殿於輔路並祈父之尊
果復處於禁路郵傳而出頌嘆一新切以文昌建六官之懸武
部典五兵之籍然王擬右列自隸於銜曹而完執中權蓋專於
樞府事故古而既真我在今而獨清是宜帝簡之維九屬從途
之積恭惟氣嚴而中裕休粹而外冲練達本朝之構章兩明當

世之大務許員穆敷既屢抗於忠言納若唐虞將各贊於成述
遠懷勇退殊轡師瞻仙殿遂深班首固於以體聖神誠感亦取存
布於教系亟聞召節之頒歸奉使朝之對策直除於亞旅益懸
論思好進明於須錢用宏經濟其猥慶會計勤聽綸旨陪陪
客之趨曷勝稽顙之喜

詞部

賀麟戶書

陸務觀

祇奉峻除榮主剡郎官儀如舊尚熙常伯之班帝命維新全摠
大農之政有職交慶不謀同辭恭惟其人高絕人器大經世
際熙辰之千載隆華茲者十年夜艾皇希獨長與之有憫歲寒
木落惟孤松之不凋蓋諫獻自簡於帝衷故子權式存於民望
陳文昌之公座即空屬於中臺煥泰階之六符佇同異於上表
其符物剖符成甫及瓜但切欣於得輿莫趨慶於成廈仰止門
墻之際形于寤寐之間頌嘆惟塵拙訥難殫

賀麟戶侍

陸務觀

五廷揚命民部選賢弼五服以至五千輿圖是寄式六官而屬六十從橐有輝几暨速郵翕然交奮恭惟其官高明性稟忠孝家傳鄧氏世侯東京莫古爲比裴公居位四海不謂以親父矣外任從茲明陞榮解藩宣之政進專經費之權貨財本末源流固資餘地朝夕論思獻納方倚多聞少假禁途則梯公路某偶司近郡夙聽新除東塾序賓阻歷階墀之次尺書賚喜徒塵几案之間

工部

賀廖工書

何子固

益注疑旒晉班曳履百工皆聖所作必辟創述之才八座非賢孰居宜被褒遷之渥師虜充穆朝序益清恭惟某官有經世之孝守之中深有華國之文將之質厚告猷東掖納王命以回天執憲南臺簡帝心而易地肆佩龍淵之錫宸鷹鳳詔之除將見技巧維新自元成而鮮及規模更遠至周召而乃留由昔以陞可拱以俟某負忝石邑早趨倚於龍門通守海邦比拜遠於鳥

府以傳新命倍敷孤衷頌嘆弘勤編摩罔既

賀錢工侍

張欽夫

誕揚宸命擢貳冬官天生五才蓋謹民彝之用固有六職尤艱
藝事之精朝著得人士心交處恭惟某官氣涵剛大行蹈中庸
傳師友之法言淵源有自明匡家之大体表裏充遺方賢業之
時升固貴名之曰起參陪諸彦久從藏室之游至正宏綱式助
文昌之政果由由簡進管高華峻從班於臧師之璽付邦土以
起曹之重將展近臣尺規之益且觀知者創物之能文武可尋
方急備修之效元戎罕及坐期精巧之功其遠詎餘光欣闔異
數屬自縻於符守莫親贊於履成百工維時旣改真疑之洽一
德咸有行據自任之心

賀

賀洪翰林啓

熊子復

簡自一心擢爲相以詞人之伯而代播告之言以儒者之宗
而奉燕閒之問當今典冊所載縻吉典謨並傳何幸斯文有光

今日翰苑題名自建隆以下時世掌於龍綸詞利馬士由紹聖
以來幾身踏於鰲禁荆棘三美兼備一時號前後近今聞曠古
今而僅有恭惟其官氣嚴而中裕於外中障古川回狂瀾
早傳正孝流千古空九馬獨負奇才自於殊科即存敏於
華實記言丹陛得孔氏之謹嚴書命紫垣同漢家之深厚越軌
賢書之柄兼陪有府之籌爵有令名播任公議果親除於玉宸
亟進陞於金盃倚雪霽之茵既号私人於內禁曳星辰之履仍
班常伯於中堊克承新隆之隆益紹先猷之羨某猥行原隰述
仰門墻日切欣於得與阻趨慶於成廈掌帝之制黃麻已誦於
縉紳秉匡之均亦烏更躋於郊廟

同

賀路祭酒啟

聖雅綸綺進掌成均當大典之聿全宜寵光之亦屋允協士林
之望蔚爲儒者之榮恭惟某官命世下賢斯民允克孝術窺天
人之奧文詞摘奎壁之華早爲神聖之知屢易師範之任矧朝

廷之所務以彙校而爲先令具法嚴敬行俗美丁寧重複炳成
書於日星詰臣恭牙追德意於盤誥惟時偉望主盟斯文多士
取正於表儀四方頌識其風采止我泮亦咸歌樂育之恩師辟
柴馬亦無之域其羈車牢落盤瓠庸馬降才不逮於中人
隆性未始於俗多請志三川之隱放普雁之居之招煉立樹黃
玉帛之光家世有符象之責方回嚮之爲病茲拾芥以何功

賀嚴同業

趙德莊

時以早衰典領成均教養爲先蓋京師諸夏之根本誨人不倦
惟儒官四海之源源清議攸歸輿情胥林恭惟其官稟資渾渙
体道精深迪知九德之純言斯可法貫穿六經之奧傳所未闕
比納摺符之書旋訂客星之札討論故典率觀四部之新顯設
慶儀不待百年之久乃眷賢關之重載惟傳望之求特方君子
之大來天俾斯文之未喪矧當漢室橋門之盛又孟周官師氏
之尊崇化巧賢將啓太平之兆回心向道固非俗吏之能行承

正座之臨嗣有得與之慶其論交獨能取此方深仰喜陽公生曰
諸生之忠孝居慚留守除弟子之更繇莫陪少知多塵徒結神
聖之念

印司

賀范師啓

李成季

光膺嘉命更鎮雄藩英養利源適乘輅於東部統制方面遽握
節於西州在君子之時并宜天下之同慶况吾屬郡民切懼
頌惟安化之河閩實執昆夷之衿背苟知其策則矢石不試二
失其御則疆場屢驚必資忠智之臣以副朝廷之眷伏惟其官
家聲著代出德在民阜有高明之才夙懷康濟之志輟從禁從
斷守節垣人蒙奠枕之安國賴長城之固避子亭之坐可想
風立棠棣之碑何斯在獨許懷閩寄入賁冢司其限守州符阻
熱鈞拜云云

印司

賀任憲使啓

張安國

近仙闈錦帳之旌昔崑輝於列宿瞻使者繡衣之袞公托莊於

二天將祗奉於教，奈敢故馳於書牘，恭惟與官，幸濟精於德業，
細全素，即清規表儀於鄉黨，開歡深，議麗色於朝廷，容望正絕，
禮之訛，憲府極繩，行之效，方行荷蒙之拜，俄交蕩，即之行千里，
上游，暫者平反之，善九開帝所，即期趨召之，歸某，士亦貴，朋暴，
經歲，簫躬畊下澤，旋瞻，踪於光，躔假守偏州，乃窺於陰，機所莫，
少寬於程，督庶將自力於拊，攀。

賀

賀蔣守啓

王介甫

拜命徽章，陞榮北首，伏推慶慰，切以上大夫為內諫，漢權忠良，
府亭士統，要藩唐，打慶顯，迄宋，兼任非賢，不居恭，惟某官，天与，
粹，混岳儲，雲吞夙抱，經濟游天子之彤庭，首見推明為士林之，
高，遠斷直躬，以自處，伏大節而不回，名動一朝，官歷兩首，望之，
補外理固非宜，陽城拜官，賀者甚衆，上方圖任，又有召書，其展，
慶未違，抃心切，望頌言沉，亢將幸，坯陶依戴，所深翰墨，難致。

賀李守啓

鄭伯仁

仰鷹鳳檢下綸綽於九重來鎮虎城作旌焉於千里先聲所暨
公議彼歸間世才猷際天際誠旌經論之素宿宜柄用之跋更
時散數以厚生投刀若若謹韋韋而論之素宿宜柄用之跋更
守待荐剖豈第素收各望公忠自結庄知章頂登情暫作龜魚
之主風雲際遇佇參鷓鴣之行其自願歟生尚資鴻庇窮途安
往廣夏是歸雖无三語之能賴有二天之托依美藻而泛綠水
說進何堪披雲霧而靚青天此生何幸望塵伊亦引領尤深

賀王倅啓

賀王倅啓

李子西

認下目邊渺聽疏息之渥邦臨湖右咸瞻半刺之榮光輝縉紳
濯澤道路恭推某官行應人傑才稱出師瞻節照時注玉壺之
沈澗高文華國重金燕之琳琅暫淹展翼之馳終割佩刀之贈
无施不可所至有聲忍未及於下車已別闕於出綽某願漸擇
庶謬館銅章比從郵報之傳亟動心旌之喜晉鄉爰日將家借
於恩光少室景星行可期於決觀江鄉歲晏門館天遙倍希逢

繕之宜益厚穆情之眷茲爲抃頌无以喻云

賀楊推官啓

宸廷錫命藩府舊條凡与見聞率增欣抃恭惟某官濔靈歟表
器度端方得岷峨之秀爲最多養江河之源而有本固若居於
常布孝心務於經綸果以謙言親蒙睿擢今際同休慶得用文
詞而取甲科終必如范景仁奔風節以各天下自是胡廷之誤
寧容幕府之淹綠水紅蓮的借途於鄉社青天白日行旅翼於
雲儲某比屬還轍幸承傾蓋衰遲何取猥荒推同道之先絃翰
遠詣更俯執下官之礼得見情文之厚豈非声氣之求

王志大

回陳教授啓

王志大

順流而下東海曾獲至祥在笏而對西山將聞致爽適茲馳想
遽辱賒書伏惟某官整璽雄文卧標逸韻不事一室寧爲有用
之才將出六奇以佐太平之運暫采芹於絳帳即分燭於青藜
某碌々尸官拳々慕慕慈海蒙作噩之歲曾織面於荊州而單

闕執徐之年復同徐於士會永言欣幸莫罄數陳

賀游教授啓

張敏夫

疏息北闕分教南邦出御史之名門先声已著群諸生於泮水
講席方嚴恭惟某人文采蜚英第從政蓄於平素既已致遠
爲心見於施爲常有躬行之實念此都會夙多俊良正資教養
之功庸抵作成之盛識其大者宜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亦仁
義而已矣其一遠風宇三易歲華忻聞徒御之臨首拜詩詞之
厚自愧短翰莫報塵渠即聽令名少慰孤陋

張宰啓

賀張宰啓

張宰

嚴擇剛辰已詣視事輒憑柔翰因展舊儀惟宜第之素聞想吏
民之增喜恭惟某官天資渾厚人曰高明郡縣多所踐更名實
加于上下承宣雷地勅裁姑試於牛刀騰踏雲霄簡注行膺於
鳳詔某切叨郡屬忝與宗盟披晤行軒旣獲應於傾向欣承文
印得暫假於依歸瞻頌惟深敷宣罔既

回孟宰啓

馮元通

行臺被命望岳永流豈弟有聞吏民胥慶恭惟某官李俊制錦
道裕鳴絃政未及於下車民已深於引領屬茲貳郡喜得賢僚
未遑尺素之修先厚長緘之既內惟覩愧仰認謙勞

回戴丞啓

熊子復

一行作吏綠節皆儒雅之條尋轉爲丞殿取必清真之善荷先
貽於尺牘庸少叙於寸懷恭惟某官仙館濛清神標凝峙氣浩
然而養之以直望嚴然而即之也溫雖六月之鵬早上於搏搖
而百里之鷲常栖於枳棘高才荐屈姑臨鷗鷺之行大器當升
旋瞻鷺鴻之信拱而俟耳誰曰不然某猥以衰齡謬當劇色辱
書雖上許呈身集鳳之堂代者何澤尚緜迹亦飛鳧之舍敢嘆瓜
期之度但欣槐蔭之依予不負公三負予君誠自謂我匪求蒙
蒙求我復願相資言雖成文言莫忘意

賀張主簿啓

賀張主簿啓

元子俊

一行作吏備負方塊於哦松貳政得賢庇臥獲然於栢里車塵
在望私分自榮台命龍光感悰增懼恭推某官竊博以約德粹
以溫翠竹碧梧外想威容之閑雅青天白日中涵氣質之清明
合摠經濟之才姑領公箝之我暫閱簿書之冗免從會計之勞
蓋將托宿蘧居行且騰芳輶陛謂百里豈大賢之路吾嘗聞之
被十行皆細字之文字其然矣其叨塵末路溢吹負承初考已
書寸功无補徒有忝中之愧曾无善從之圖同舟而无異心庶
我可濟會績而借餘燭更賴分光

賀

賀沈縣尉啟

趙德莊

擬自銓曹掾于岩邑協左鳴紘之化式資綵捧之威先声既傳
公議允屬恭推某官根經衆享貫道絳章中蘊氣以浩然外騰
声而藉甚蓋即登於儒館猶須試於尉曹吏隱兵門尚晦子真
之德盜奔晋國已收士會之功某猥服令曹嘗疑英槩欣尚依
於華陰愧預枉於珍函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九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金書卷之二十

類集

翰林職門文類

啓

謝除中書啓

後村

塞垣章檄曾論管輅之文茲復演綸忽有變龍之迹懷材至矣
量已缺然共惟二字之褒策於一佛之出本朝有大詔令事新
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洗斯文之卑陋所謂富仁而不
諉夫何有大而能謙發非其倫或得以議伏念公粵從少自辱
在下風隨地苦寒共彼聽城之折江風甚惡幽輟登瓜赤之
舟雖云鸚鵡之偶同俄難龍首之相遂我生白木鋌已為農圃
之婦郎對紫微花自有仙凡之隔况記室又疎於書札乃公車
忽上其姓名且得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
星子雁仰辭之獨江翰林主人子望客卿必才名之相將乃

若其歸殊未益之隆意與俱盡羣心之嫉通致濟之風失抱空
空之愧茲蓋伏遇公官又根理義事泝本源謀國事時持蒼龍
愛人材過於珠璧謂按察而進道君子之道尊儻伐木不斲
朋友之誼缺因同袍之一念借筆致以庄言而公舊即旆旆新
意絕少立馬揮劍難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頭名徒有斗牛之壯志

除中書舍人謝永相

平齋

歲星之犯執法猥于憲府之誅帝座之拱紫微驟玷前垣之選
觀君相之深意知乾坤之厚息切以為治莫重乎紀綱之張用
人尤患乎意獨之轉世辰一網君子之旨遂度之郡兩來小人
之志斯違歷考往鑒寧忘憲愛公愛種其絲棼心怦乎繩
直歐陽余靖列在四諫每懷聖德之詩王衍履相合為一人欲
著辨奸之論適改然而更始偶發筆以居先議論不足以盛鳳
凰之鳴風力不足以快鷹鷂之逐第若謂觀於機括慮或撓於規
模景祐一不肖之來大圖博陸瀛洲三舍人之作孰効鉗鎚去

根秀所以養柔雅美文所以護空卓燭膏一擊振觀四雙或
疑面前行路之未寬感在袖中彈文之大卓勇為國計笑服身
謀奉帝教而傳霹靂之符何難馳鬼仗佛力以運金剛之杵目
可降燈雖問門一隅於交章而臺院俱成於退舍彼奸既折此
志還伸立五花之樓用軒有於旬決舊六飛之躡腰蛻骨以頂
史黜轉而升榮忘其辱茲蓋伏遇公官吉道在莊斯又津梁際
直諫如玄齡之佐唐去圖封如魏相之因漢謂保合善類必去
敗群之羊而修明大公何愛弱并之狗豈真猶之綠氣培桃李
之深根俾京尹授館以便留針詞臣露闕以見真旨照殿安集
危踪續翻紅芍藥之吟莫知初塞占澄碧琅玕之夢忽托生成
橋戴輪囷在擊罔既

崔師薦奉

平齋

子來幾日甫尔依紅我有二天居然彼白惟屹立於世方精蘊
之表故內望於人不此數也中行敬辦意歸恩文席切以人材

由江左而隆嘉客在在對心多韓魏公得王金陵而不及賞
平奇章薛杜書記而未曾推轂遂令憤慨尚見前聞公讀書不
多涉道更淺方其始銳自謂五石匏可尚以爲博洽此中艱乃
知六州鉄猶鑄不成錯以舟行岸移而閱世變以霜降水落而
知物情虛僞浸平刻蝕漸復舊貫非吾願未敢云然負賤王汝
成谷或有此然紛三成敗之異論而咄三炎涼之易噴不圖一
皆之落遂有終身之托技從食客列在舊寮歲寒東閣之梅結
根已舊春色平山之柳成蔭方新廣平下座而揖之前相如未
至而准諸石使无地主誰破天荒茲蓋伏遇公官功蓋三遷眼
高四海論材以相馬之法觀過於奪牛之蹊得一士於河南了
无清戒之命空辭良於冀北惟有山人之嫌共驚驪按之殊誰
截漢楚之早五更准履已是會心半夜傳衣不容放手故於落
落難合之會而有沾沾自喜之榮上下四方只是依劉之地始
然一節敢忘在官之時斷戴天探線摩挲抑略

閩憲謝丞相

後村

白髮奉親安於綿繆皇華遠國奈其綉行尚非大臣之育材誰
念小人之有母強願承之稽首歸息伏念公爲考道表出於葵
薦由任子錫糾躬若隆四龍務勸之晴不旬月業積善用元祐
特東坡之事僕无他諛巧以陳化公有大力量以成方率國
勇於去凶而軍觀其謝事詞臣授基叔厚請暴揚老禮之好言
者疑曾子開无於族新州之意孤明主殊常之遇累師臣平昔
之知一自浪藏數爲啓機蓋酌去國至頌上帝之下招禹錫得
州難強大人而俱住遂進隆名於中秘自陳阜事於外臺庭闈
宜而加怒漸并詫其創見叱馭爲忠臣回軍爲孝子慨兩全之
實難按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之要並行而不悖服勞伊始廢命
是憂茲蓋伏遇公官赤烏之歸方新緇衣之好尤篤溫公除吏
莫策子陵京東之行文正恰才不奪大年陽產之志恩侔如翼
報恩皇駭懼公敢不來國恩澤上及幽在論指蜀道妻鄰相如之

壽曰官曾道不先往老之戀

除承政謝兩府啓

歐陽公

龍兼憂而並至恩與愧以俱深扣竊難從玩愒者指伏念公稟
生孤懦賦管迂愚方微非致遠之材幸陋元適時之用徒緣士
類早措抃揚幸會聖時過加獎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
謨待罪樞庭願无功而可錄恪貪政府用素日以叙陞豈惟致
寇之虞然道曠官之謂此蓋伏遇公官心存本固道積濟時請
庶政之交修必群材而博取誤加品自俾玷光靈雖實拙之无
知豈忘感効苟被篤之可策尚冀消建鄙訥之誠數陳曷罄

除樞副謝執事啓

前人

叨膺聖選理宜竭瘁命已行猶遲匪敢伏念公孝非彝奧才
不逮中仙爲真期畏懼既士抱孤忠而自許猶獨立之易危切
比古人每覺寤其素抱有志當世徒自愧於其遠雖策効之創
勤信於能之參叙久尸厚祿進无怖於高明參之方州異處誠

於退縮取期設醜以及匪材此蓋伏遇公官協贊大猷期宣風
化為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斃才過及庸第堅一節力勉不
能上齎聰睿之知以答陶鑄之賜

除右書謝兩府啓

祇奉詔書入司邦計力微庸重憂與愧并蓋厚民憂急於理財
而為國可難於節用天下太平為已久海內生齒益以繁太平
久則浮薄多生而繁則資產傳其為纖悉至微之際亦難出入
謹視之防故會設而戶部為國司公座之重而地官為要職
宜有通習該洽之妙選以副任用責望之至公如公者雖少壯
精力之時尤不敢任此豈言血衰遲之後固未易當之細思其
由厥有所自茲蓋伏遇公官大賢庇物厚德包荒陰為左右之
容曲借齒牙之論故茲庸拙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之志而辭難就易恐非國士之風願於遜避之間莫弁進退之
所公戒塗匪挽樞命而前數中閣之嚴難徒有明璫之戀與章

還於柄用未為邦國之光

除內翰謝諸公啓

東坡

初奉寵恩權居禁近任逾器美慶與愧并內自頌於發屋宜退
安於冗散豈期晚節復與英游比蓋次遇公官德配先民望隆
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未致效
朴鉗亦踐高華方修簡之未遑遽茲終竟之見及其為感佩難忘
數陳

除郡謝宰相啓

劉共父

左戎居中莫隍將必託章請外乃使為邦循牆豈聞命之恭捧
檄有愉遲之喜伏念公性資甚于孝術非長蚤陪多士以進身
久逐四方而糊口青衫為吏甘分簿領之勞朱印橫經學聖師
儒之聖奮切庭幃之恣問絲祠館之漏屢忘菽水之艱勤敢意
旌弓之招聘會大明之繼照開數路以求賢二大臣畏借齒
牙之論尺寸餘地許瞻日月之光方當待罪於周行俄俾負丞

於舊籍及瓜期而佳養開咳而動心父子相須夫留求快陳不能發遠之誼輒効前人歌无忘長育之功終愚治假以專城之寵寬其負粟之行况此番江寔為名郡皆足鈔刀之未試豈容符竹之濫分取熊掌而舍魚敢讓自擇凌波汨而捕鯉所願不違仰繫大造之難量府念微軀之莫報茲蓋伏遇公官應期佑聖同德直夫裁成輔相不顯其功用舍行截一歸于止裝晉公任安危之寄難從綠野而自娛謝太傅擊囚替之時果為蒼生而特起宸極不移於地柄震區岳峻於岩瞻肆覃忠厚之風首振滯淹之迹省循僥倖終始遭隆公敢不夙夜為期青成異日進之以礼退之以義寧薄蓬萊之居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未恨長安之遠

謝宰執薦奉啓

三月報政曾未有聞五最論功初无所取駭褒章之溢美頌小已以增慚伏念公智不足以通大方才不足以周事變一官捕

外監陪替笏者二十年積歲平述叨紆印綬爲二千石豈有飛
揚之喜可當特幸之知此蓋伏遇公官稟德恢宏挺才環璋惟
蜀逆清渭自置干戈中故片善守長悉收於門下聰明所照妍
醜畢分致茲頑踈亦預采飾公敢不駑馳奮力龜勉蓬心俚國
憂民一遵於境詔赴功又事謹奉於新書上酌委寄之私次答
獎伶一遇

謝札侍薦幸啓

春伯主盟方廣搜於雋茂月卿傳諭將并錄於陳庸惟戴惠之
云初豈控忱之敢後切以賢人引類必有爲鄒未之容賤子且
陳乃預得季金之諾事誠希曠衆爲歎咨伏念公少孤多奇晚
仕寡吉掛微官而獨冷温故業以自娛九仞之筈猶古狼居焉
格百丈之尖如合庶脫選坑此蓋伏遇公官李造聖我亦片山
務中葦典礼制深刺於六經內禁代言文遠同於三代簡注即
登於弼亮薦揚靡間於公微公自珍好音弥激儒志方間廣慶

之既方與衆以均惟一言華表之褒賴及今而蒙寵

謝上同薦奉啓

從仰宦情方切州治中之祿闡翻薦口設膺部刺史之知深愧
素懷難逃清議雖至公无私於謝然此心敢負其息切以朝廷
以外任而匪輕監司於他官而尤重既送之以礼榮光華之遺
復多以郡國莫參之權惟毓旒方廣其聰明故絲綸載頒於旨訓
謂穎川之治莫長於黃霸而海沂之康故賴於王祥欲其擇今
日守倅之賢有以備將來牧伯之選以類宰類蓋國家有意於
甄陶惟賢知賢在左右宜公其藻鑑將厭輿論當求實能伏念
稟論墨非長器局甚下閩鄉類試監切臣名殿陞决科僅償壯
志薄宦初銜於捶撻孤踪久困於塵埃懶慢雖成豈不堪上官
之拜清白自許安肯從俗吏之非詎面華表之褒何啻犧樽之
飾靜言虛辱若有宿緣茲蓋伏遇某官模斯人推挽後進按
茅連茹而彙征以吉因雲灑潤而芬澤以流臭味則同固不嫌

於草木枝葉可采諒无弃於菲封豕使尋庸載叨揚勸其敢不
益修身檢敬服官箴桃李无言終有成蹊之慕桑榆雖迫亦知
晚景之收尚未顛躋敢忘報稱

謝監司薦峯啓

初虞夏罰將欲去婦豈意文章更形褒薦受知越次負愧彝寧
伏念其賦分竒窮稟生味陋幸承闕閱亦綴冠纓惟趨時不達
於交通故應物多成於抵牾勉循三尺濫分符竹之權僅守一
官可謂斗筲之器誰爲汝引敢冀騰驥此者伏遇公官理識絕
倫聲猷跨出長趨闊步孰爭万里之先大論高文自出一時之
右肯憐孤蹇曲爲播揚公敢不誓立清名堅特素守雖錐刀近
利無補于本朝而尺寸微功自期於他日庶幾始末不辱高明

徽州到任謝執政

龍溪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懸編籍乃
平生父母之邦起發息深叨榮愧甚公一從去國十見周星股

亦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斲簡徒知仰慕以著書敢圖三
錫之餘乃假一麾之使遵塗夾日入境旌春城郭重來疑千載
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浪省惘然烏爲臻此惟
燭木離奇之爲器自大約决此以无恨兹盖伏遇某官間世真
儒中興各相坐籌惟慳收四方人物之英靈委厝當復方輿
圖之舊府伶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於江河俾再臨於民社尋
童子釣游之處雖就榛蕪望先人立墓之墟已寬夢寐幸上思
之粗慰宜民愛之深求某敢不專務扶櫛仰分憂顧襄惟問俗
姑榮衣錦之歸上印愛家終冀揮金之樂

謝李礼書圣自代

鶴林

候周太史甫隨闕尹之迎典舜扶宗忽被伯夷之遜獲一言於
寢衮增自價於弊裘自規澈然莫之避也切以圣代熙朝之彝
典薦賢任哲之盛心文章當避子瞻政陽所以作津梁於後圣
公道不如程顥同馮所以爲柱石於先朝自諸老之收声觀高

風之誰嗣啓文秀於花落錦茵之後鼓希音於鳳集阿閣之時
豈伊陳人集是一美伏念其之才不敏所挾甚迂貧无鄴侯挿
架之藏空有董子下帷之憤六年造闕粗肄諫草之愚四戶臨
曹安得筆花之潤脫蹤演論之陳力何心筮鼎以占祥曲荷眼
青特加齒錄許血指代良工之斲輝瓊寶効西子之妍筆端黼
黻之增華朝列縉紳之改色以天下之大老婦也曾不伐而不
矜於鄉人之善者好之乃相推而相引第賡晚滿難踰者矣茲
蓋伏遇其官奇々三代之瑰詞諤々四朝之讜論々作子迷皆
石室金匱之書第後兒前連紫極丹屏之選雖地位處三塗等
之貴然天庭无一點色之驕美暢坤裳皜々乎不可尚屢征恭
如休々然如有容至於宸告之猷亦及子虛之賦禁敢不服雅
乃訓實踐斯言游夏之替其詞固莫助春秋之筆房杜之孫以
直尚當獻日月之忠

候長沙之星漸叨分闈
承摩戩而抒故井惟共
掖盜坡之上紫荷
方啟作郊祀之
忽觀蒼狗
姻偶
平上
首
習於經生向使黃彝紫闥而益顯其身安得玉珮瓊瑤以大爲
不朽始天心之有屬豈世俗所能知舒卷隨時寧久篋中之團
扇論思有詔即還座上之青氍毹猥以庸才存膺重寄繼常持
湖南之詠自顧非才聽任公力下之規願安承教

千求

千求月色自華力賞錢良

墨山

出軍還後方吟洗甲之詩計簿見疑乃有賞金之責此生此日
惟公惟天切以黃石談兵無賞豈能得士孔門治國散財斯可
聚人任危事者異平時圖大叻者志小費陳平用間盡捐四方
之黃金季子合從豈止一雙之白璧上不問其出入之數下得
伸其鼓舞之權故能離敵國骨鯁之臣終於滅楚連異姓兄弟
之國足以弱秦共推仁厚之朝善用英雄之士君臣分鎮州郡
之粟可移百里皆兵府庫之藏不惜昔我竄考若公先王當輪
臺悔用兵之餘以准閩礪復離之志捐期征伐誓環萬里之封
疆傳檄招徠盡致兩河之豪傑雖仗義而有感豈吝財而可為
想盛時不計分谷之微故忠臣得為社稷之計孔明不死雖復
笑以何難召虎再生此與周之有望誰謂武皇虛耗之日頗有
秦季督責之風車轡馬蕭誰恨捐金之晚弓弦矢服即平上簿
之欺始因一二事之可疑併與千萬人而不信為父推子寧不
痛心以君使臣亦必消札伏念某承家忠義賦性在愚參中原

文獻之傳頗知衣節得安定躰用之孝不事空談辛苦兩科棲
遲我載流第讀興元之詔血誠起雍丘之兵清朝將以勸忠宣
幕因而假寵非有祖欲千人之慮又無張巡百里之權用官券
能幾何得義士以萬計戍兵絕餉間逢子敬之指困大姓假錢
多藉軍師之作保方狂虜入清江之境以孤軍守臨汝之城悍
將武夫固有坐而觀者監司太守幾欲委而去之乃以三州責
之一士賴元勲再整乾坤之力使內地不見師旅之勞豈期全
軀保妻子之臣皆諸人者不念援抱先士卒之伍將屬子乎謗
言來自貪夫具錦成於爾列胡銓義旅似蒙騷動之疑宗澤精
兵竟以飢羸而散猶幸坤大臣之容物有如秦君子之包荒未
投光範之書已拜明綸之渥真為知己豈但感恩其柰右司無
宰相之公心有負裕陵之訓本朝廼胥吏之天下果如同父之
言忽傳荆索之甚嚴不日會計之已當千金而幕徙木將取信
於市人二如而弃干城豈可聞於隣國况子文之家已毀顏氏

之瓢爰空慈母忍貧又闕南陔之養室人徧責何止北門之憂
可冷平地之無銅安得上天之雨玉強為師說誰資弟子以方
鐘亦有誥身不直將軍之一醉興言及此撫已知危主尔忘身
公尔忘私願盡為臣之義寒不得衣飢不得食亦為資相之羞
茲蓋伏遇公官忠孝通乎神明度量包乎宇宙平生孝問惟韓
范可以齊驅不世功名雖伊周未能遠過不以春秋而繩臣下
每用皇極以受人才使稼軒之帑發空無辭于罰若師督之錢
公使當辨其冤萬形有弊而推理難磨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
矧小人之有母尤君子之用情誰能冷措太之窮賜之千金不敢受
北軍之賞還以五千特在出尔反尔之間即為生我育我之造
元金具在悔不如莊子之明璞玉猶存或可效卞和之獻

干丞相迂除啓

丹衷激切夙懷知過之憂黃閣深嚴莫遂趨承之便弥極湖風
之慕敢稽修敬之勤恭惟集官星斗垂文乾坤廓皇資五百年

名世之傑，張九万里南滇之程，經綸四海而無所不長，酌酢于
變而未嘗或屈大節凜凜，而可畏宏猷綽綽而有餘懷，堯舜之
道以致君耻威文之爭而在己，朝廷由之為輕重天下係之為
安危，自登魏席之尊益注楓宸之眷，謀王休而斷國論，泚帝載
而代天工，坐隆兵寢刑措之勳，益致裕阜民安之效，羣才登用
庶政修明，一陶晏粲之期，未輔盈成之業，明良際遇，載贊實民
之敬，聖賢相逢，願繼王褒之頌，切念某材猶擇操景，迫桑榆一
官奔走於塵勞，七任沉迷於簿領，退有帝號之迫，進無左右之
容，栖一嘆已之未逢，落三古世而難合，高山流水竟乏知音，白
雪陽春終垂寡和，幸遇大鈞之播物，况開東閣以招賢，既久托
於枘櫂，當不忘於操履，心同固轍，願歸滄海之波，迹類寒交，觀
沐陽春之澤。

干丞相復官啓

滕子昭

繁階井而望蓬瀛，變陽滄浪之水，乘浮槎而犯牛斗，幸瞻上相。

之星尉三十年仰止之勤志數千里示然之役既遂越堯之風
政修執雉之誠恭惟其官名震兩儀功存九廟德業聖神之佐
孝術帝王之師自委庶而策名每爰君而愛國當先朝之極治
知黠虜之可虞時屬多艱天降大任起應與龍之會親扶日月
之光爰衣繡裳備三公之典策碧油紅旆瞻上相之風稜慶在
一人重增九鼎恭惟其官道兼文武身在安危回日御之再中
幹斗樞而獨運已斷蚩尤之肩臂請業交尚之頭顱思定中原
誓卒狂寇奮身犯難櫛風沐雨者五年決勝運籌折賊執俘者
乃計張尚父鷹揚之氣挫敵入虎噬之心若堂上之兵不嬰其
鋒則關中之利已非我有顧猛虎在山之若此乃飛鴻傳渚之
謂何爰命召公尚期疆理於南海降予伊尹又約左右於商王
其夙倚門墻晚蒙陶治假以兩路督軍之擢脫其一家垂死之
軀豈期流落之餘生復聽端婦之新詠屬以深居若壑自遠光
塵馮諶之出無車原憲之瓦見肘襄寧肯借尚乏於東家推子

候歸更迷於前路用莫趨於台席結轉敷於蓬心遐隔海鶴之
姿共翫風雲之會衛武公入相曾無景竹之篇仲山甫永懷但
誦清風之句

干社察察追索書板略

墨山

布衣命薄忘繡梓之群書絲綉威行還青氈之舊物誰詰季孫
之賞盜親逢魯國之真儒吾有二天公如十日切以万形有弊
長存道義之名千古在前進泯詩書之澤微若書生之議論上
関天運之文明秦火無遺不焚御府之六籍蜀寇已慘尚留石
室之九經未聞孔孟之徒不勝跼蹐之燬造化必能爲之主神
明亦自有其人伏念某才愧雕龍李茂刻鵠諸老文章之印頗
有傳承三代金石之碑亦嘗編集柰五窮之難送既万卷之空蟻
忍尋活計於錐刀寧問生涯於梓匠簡无編竹似有益於國人
書既同文願竊傳之天下豈期狗鼻尤甚豺狼衆於二篋之盡
亡彼得五車而自喜贖以金而不許毀於橫則可愛凡爲螻蛄

之民持有逋逃之主仲塗印昌黎之集自知不免於貧唐僧失
蘭亭之文恐抱無涯之戚不逢大造何有餘生南山之判傳
符澤之姦大窘漢除廉吏盜牛即日而來歸曾有素主竊玉踰
時而書得兩載懷亡弓之恨一朝喜去珠之還緬思西蜀之先
賢起敬拾遺之有道物皆吐氣恨無數千輩之使君士盡懽頌
頽見千萬間之廣廈當肯未酌於素志老天必啟其後人此蓋
伏遇某官草堂嫡孫闕里先賢德懷西落光風霽月之無淨志
虛清明秋水長天之相映自道轡登車之後有湖川獨航之心
正觀豈無謀謨孰若如晦之善斷慶曆固多按察獨拈杜杞之
長才不惟山岳之動搖自齊乾坤之軒豁蚤更不變吳當受罰
於春秋文獻足徵宋或可言於殷禮凡一丁一奪之際皆衆好
衆惡之公治鑑可垂之無窮儲家各傳之不朽幸斯文之未喪
知我其天喜吾道之將行以公為命感激辭深版衣心長

干執政薦舉啓

關黃孫而肥方類雖後陶甄拔華藻而被群材敢希題品具輸
悃歎登徽崇嚴切以國家端出治之原宰輔受筆能之責入則
垂紳正笏日謁帝以進賢出則濡牘刻章歲限有節薦士維中
外之同休共推揚之一心凡惜齒牙立生羽翼曾謂怒駘之賤
妄經卓犖之前如其者材謫命苛地寒族替弓治淪箕裘之緒
鼎儀隆閭閻之傳顛躓窮途侵尋半世原念登門之始亟蒙下
榻之知時際秉鈞哀深陟岵適在幽隱之地莫逢造化之功墻
角殘蔬自絕阿衡之鼎海隅斷梗空瞻傳說之舟繼請字民庶
諧將母逮甫戍期之及會新遊選之嚴埽執里居已更六載湯
階京秩尚闕四章在行道以猶矜矧趨風之有藉恭惟其官奕
邦碩輔命世真儒編洪烈於臯夔統正傳於洙泗建牙藩翰暫
均剖竹之勞推轂英豪罔替拔茅之志倘矜績陋當辱記於賜
之顧盼之隆假以扶搖之便某謹當錢應載德銘已知恩是日
崇墻獲廁登龍之列異時大治願為附鳳之階

干上司公庇

長榜書名誤玷掌符之聖遠方隨牒第深懷祿之情豈不堪拜
揖於上官將以受約束於下執切以難莫進乎使之為宰能不
能者皆自其人野王之請試長安許恭而懂理朱已盤根然後
別其審朝歌有意於除姦美指不可為之齋素甫惟求於治劇
雖爭之繁簡或異亦材之大小不同其誤者青袍盜紆墨受不
能操刀使之劉錦未嘗登車何以獲禽僅若落山陽以尹應孫
焉可治奇昌而化豺虎第綢繆而結果徒奔走以抗麗河陽蹕
一縣花滿安仁豈於微官而敢陋彭澤為五斗粟陶淵明或以
小兒而見羞矧廢置之際未免隣城之險而退進之間或借官
長之罵誰為之地賴出其門茲蓋伏遇某官氣養之浩然道識
其大者振鷲鷲之翼而騫翮要路垂虹霓之光以濯濯清朝我
馬之維駒維駟維駟暫在咨詢之間其崇之勿勿勿伐勿敗
勿拜將形聽斷之恩賜環行補於公卿推轂未忘於官為其敢

不班揚明令敬服常箴惟孝道切慕於茲敵而奉法願實其磨
策獻梅花之賦敢期直道之標誦木石之詩願盡厚報之意其
爲欣并曷既數種

通鑑

贊見省官啓

周元駒

執鞭而慕寡子夙懷景仰之誠通家之見李膺未隊瞻儀之願
欲布腹心之蘊敢修咫尺之書恭惟某官「代宗儒三朝元老
尊主庇民之術本自得於詩書愛國憂民之忠獨上觀於日月
當二百載中天之運正一千年際會之期精神會聚於一堂粹
祖拆衝於方里凜平觀陸四夷之氣慨然西掃九朝之心天之
降任是人夫豈苟而已矣道之將廢也命則可卷而懷之忍阿
狎以取容虛設巡而懷去謬言而發傷織錦之易成斯文在茲
欲毀日而安可浮議不攻而自弭大節欲蔽而愈光身雖落於
江湖名益尊於星斗仰容光之必照終負願之聿消謝公各起

於東山申信暫廣於南土五侯九伯已專銖鉞之任百方幾
即正鈞衡之任天念其材推極而命以數奇師安斷摩初未能
半表豹之孝臣游擊事固已萃二王尊之身辛郭以五十旬之
可耕况家藏三万鈔之猶在將以奉親之餘日浪然挾策以自
娛若夫功名敢懷燒存重念所斷之業難能首獲之養宗緒已
衰誰謂臧孫之有後明噴在望自欣然紹之不孤推盛德无愧
於古人而高詒表出於流俗庶願前人之好賜以旣存庶幾不
肖之蹤永有依怙秋令既杪霜威尚嚴願於寢味之間益謹深
綏之福

贊見略官啓

林琦甫

占我共理雁良二千石請贊天子得賢禮賢而見在列云
十人復首黃族之侍士復刺授于於曲謂知幾乃誌於記曹散
慕益崇游揚而已恭惟其有爲剛以直智遠而明聞高北斗之
一人榮擢東方之千騎滿城風月猶記平分溥海溪山盡掩

試清香凝於無邊高春笑於餘菊秋夜南樓月亦不淺蓮花綠
水人以爲榮新成桃李之蹊國在燕祥之國幸少在明府之監
試靜聽賤子之陳嗟人之貧爲世所擠出門笑長安之樂去國
從太宰之游十六年朝齋幕臨獨无嫌於窮鬼五十卷揮腸狂
腹切有愧於古人已耳自臺之下流肯料青袍之說着對策深
慚於知桂牽絲猶待於宵瓜願生涯良月於諫省之中念伯好
詎忘於堯舜之後自弟冷於寒峻誰肯與其姓名效幸承地主
之恩遂擬造門生之列鱗魚之政可以比願事大夫之賢周孔
之徒何其多敢爲刺史之佞

替員教官啓

唐清臣

威鳳景星已快申先之觀泰山此斗幸酌仰止之心久欲附驥
之誠茲蒙攀龍之願輒修尺璧聊叙寸悰切以傳道受業惟其
師化民成俗由乎孝陶純成利而質无留曠操曲爲直而材必
中繩自非孝道之旨曷昇師席之選招諸生而江其下首賴

摩取一人而拔其尤悉歸教育共惟具官遊夏淵源之至至商
平冀之師川媚山輝夙臨珠璣之美日光玉潔更多締繪之文
發藻繁麗青綾縵中按章宸陛丹桂高攀數卷覽會之談經會
進玉堂之視早光騰分野應千里之文星發著懸懷布一城之
數兩行見綸言之出召未容鄉校之文留其豈意微蹤滯膳不
矩自靈虎類拘之態無毀瓦畫墁之謀然乃尚異於陶器焉
猶資於鞭策與其進也庶銷壘圍之心從而師之願預振交之烈

勢見縣官啓

崔賢卿

百里字民久服神明之化一區受地未修桑梓之恭茲執轡以
踵門敢因文而見意恭惟公官用儒師吏以道齊民臨藉乎前
聲忠厚之風騰踏乎中原太平之日冲襟雅量財方物而隆九
州筆陣詞章掃千軍而流三峽才無施而不可治所至而有聲
金馬玉堂蓋升華近銅堂盛發新相承宣惟同鄉凋察之餘類
單父循良之治公私兼富何以去珠而復鑿刑罰不施自曰賜

琴而坐治四民咸樂於善政一同如在於春臺聞武城之妙歌
已疑嘉績作苗石之霖兩行振祖風其妙製小儒習家聲道業
不習豐隆工賈之業粗知求仁義禮樂之原覽東子之五車推
鋒弥苦破少陵之萬卷筆下愈難未能自致身於青雲何以慰
荷門之白髮人分共弃志乃益堅故欲見天下之英豪庶可下終
身之窮達幸托部封之內獲依師節之賢念勢隔於雲泥終未
瞻於山斗茲者不知其貧賤率然進拜於光儀李元禮之龍門
獨高矣接詩子將之月旦更在品題清際欲言楮墨莫旣

贊見縣丞啓

黃子才

一稟同井再懷葵藿之心九里漸河密托粉榆之蔭論交夙佩
於傾蓋同風切慕於執轡幸許登龍敢希附翼共惟其官山亭
流孤魏國傳芳藉七葉貂蟬之貴而自視數然獨百川錦綉之
文而咸推作者監田於枿嘗助吟哦誠邑江山志編詞藻德高
望開所居盡仰其人治表縉紳有識全揚其善政四海頌列

千里鵬搏州縣之政宜以徒勞公侯之後必獲爵於牙籤萬物
家傳豈在於通藪蘭王一枝門大富容於駟馬益新殿發安龍
鄉邦其遇合歷年服膺有日自惟旅進旅退憂勤公子從履之
迎仰期三沐三熏當效門人握衣之請輒修尺贊聊表寸誠伏
望宏量容愚深情悼在末爵伯勞敢伸存際之投猶冀餘波俾
脫沙泥之死為幸多矣天何日忘之



通憲使交代啓

粉闥分首已因嘆於後應澤國投刑乃重來而繼踵事緣幸會
愧益清宗共推其官與學洞微英風載德振元祐六家之烈想
喬木之猶存誦河東三篋之書信老生之莫及早茲賢與蓋三
召音賢與咸仰於儀刑政自是資於詳練柳惠不以三公易介
每從容於進退之間謝明命以五斗折腰自勇決於歸來之賦
雖委將於使相必願請於直躬解組而歸大有光於吾道焚後
而出寧無意於斯人其夙忝從游申結契好雖異時賢愚之有

間奈比年出處之畧同再上湘江草草尋常
蘇公敢以笑於湘夫分無竹馬之群迎
祥義必告新見資思齊尚巧芝蘭之韻
覩愛人以無
規良觀匪岳陳言莫究

通帥村交代啓

張安國

五筦曠官官無繼之典三湘謀帥又叨使過之恩
盧有衣鉢之傳實出簡藹之自伏念其奉身無術
與由全疎實行於利害之途寧慮江漢之
蕩載從去國憂遣作州率以五六月之間
則為數千里之役精神耗於憂畏筋力弊於奔馳
忽忽而來固不允擲揄之鬼不賢不佞獨奈何
羨菲之人言無一頃之可耕况復雙親之既老
方快壽養之適勿圖賜履之榮恭命而行
懇辭不獲效蓋伏遇某官李窮聖道寬民先
為寬命博逢來向立風塵之表夫女漢排淮
泗橫馳翰墨之場比收一笑之功遂移
樞梁之寇雖在公以為餘事然寬上之所甚
憂辱子蟻而召歸

當官無而爰立即以所臨之巨屏界之政事之諸生其敢不括
守規模益思策方老吾老幼吾幼吾勿深斷錫福之私亦亦
趨離空絕塵之軌

通判交代啓

疏因中禁移鎮近藩朝漢初班已若縉紳之智臣言言慶序瞻
旌布之臨敏職先聲喜馳下閭其惟其官休又華國情終傳之
進為朝著印職出沐濡沐之領袖整散振發足跡從處榮
中外跋更久被宿疏之眷惟武陵之望即本湖右之要即前
鎮臨冥秀名德敢流信化頓曾動八座之宏論其經邦將侍九
重之邃其偶叨分竹甚愧揚揆慕仰門闈堅貞誠於記史贈
道左行替喜於邦人

府判交代啓

晁補之

蒙恩外補承之役惟稟義之素勤獲越因而自慶恭以其官
反覆監禁獨有今各行已不撓而裝推居官所至而民願尚

啓謹按佐藩維其賢博自洽孝子實志陪英於中必非所宜
惟奉計有於夏開諱其私便企青雲而雖奮其白雲以良難行
浩門備類矩範於愉幸會個福奚辭

教授交代啓

何道夫

荷蒙不講妨賢路以深斬就車肯來為文明之一出士知歸向
道有宗師恭惟其官與家心傳美才夫會既元元本本不獨取之
於靈寶而歸聖天矣蓋實夢之於浩次起居之際聽亦沈於造化
付離浩於女名應字聯歸世自獨後鶴善辨乃戶家超汗曾是
於官定非以計其承繼惟舊托契尤深若陸氏庄宴亦哲兄之
門下讀阿房賦管誇吟之於卷中速茲翦髮之交永以雲房之
好自聞除目即欲引歸以日月之少差於簡書之弗應致煩家
食至闕歲時竟家負夫亡耻之活名愈昭君子難進之高道何
以見唐衛之士但切兢惶奉而游散向之間未終斥責

推官交代啓

接辭各處獨管領蓋之數相謀復力勿冒竊詔之弄退循綿力
仰愧更責大推其官德字粹溫風賦義表率躬以礼允推誠悅
之吏廟上以中獨障公軍之奏存府從於博鎮一未幾於緒餘
望高則以桂墜不幾乎必成雀群於幕府固匪其官行披霧隱
之文聖奮風博之翼果迫於謀食謀此叨恩常恨暮來夫桃李
成蹊之後敢為早計有管喇代置之策雖陣武之難能豈求交
之易遇汗顏自因頌勳龜鼻之神前事可師徒觀代柯之則

將軍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連望數島星之曙十目爭先甚置與錦之多傷獨
幸伐柯之未遠共推其官忠純許國竟第首民驥足已超許道
駘於十駕豹章其蔚向窺見於一班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
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洗絕塵莫繼大賢之躅優游卒歲
敢忘後事之師

主簿交代啓

聲亦相聞未嘗半面朝夕願見是勞丁心然何際會之多遂有
交承之起恭惟某官儒林家孝友相風鵲鄉善於巨評蓋正
聲於仕路君固自謂川懸之或為徒勞人子亦有言高賢之途
皆由此始以報三年之政豈容百里之留某辱在宗盟雅同鄉
曲因守牽絲之始輒為佩印之交願行李之敢遲恐及瓜之願
代曰未見止尚期傾蓋以相忘規而視之猶喜伐柯之不遠

縣尉交代啓

靡若平生心照未忘於頃蓋托諸不朽情親將遂於交符榮震
隔戰以功賢行聽先聲而戴路敢哉尺牘用長寸誠恭惟某官
江左傳芳武夷孕秀談經奪席懷年藏三萬卷於胸中發策決
詞奏錦卷五十紘於筆下優披楓宸之妙選早膺桂籍之榮盤
李術蓋不於家傳政事宗明於吏治未展經綸之略來司警捕
之權惟宏材不詳於徒勞故同列共欣於得助茲負僕服望風
頓攝於威名老樵叨拭目願觀於德化維日南島之仙吏陸

寤西夜之詞臣何職詔除入路禁近其荆溪冷疾雖水懼德動
踏證之餘空得叨塵於十祿三載坐麻然於歲月一稔無補於事
功豈期爵位之先遂有子孫之效第慶輟有勞於公而辭必
唯贊於更張行新號令之儀盡華儒庸之弊賦川
直傳誦而欲還故皇言夙駕之詩惟疾驅之是結公臣區
陣敢願調因泉之首武副景流之眷

趙文

赴任上王帥啓

趙文

四岳崇高念瞻石而莫隊二宮允散望賜發以來端名奔走於
輶車寔望家於暮府載指未路足厭下生恭惟其官道難恭享
体包坤厚問萬事而必理固有二龜質四時而不凋人知喬木
會精神於向無持高貴於榮華發上星辰內登漢庭之議望
風解印綬外揚異部之威方聖治之計安宜公端之圖任真繁
霖雨猶潤甘棠北去民於諸生雖有賞於當矣奉明主於三代
終無易於王湯何興絲綸即登廊廟其少陳翰墨長因塵埃想

前輩之風流自斯俗狀。稱名臣之勳業。浴若神人。妙態傷錦之
蓋。安祿素壤之計。敢期際遇。獲在按臨。人有一大倍。覺忻懽之
厚。河潤九里。坐期枯槁之蘇。以紀自窮。教條方。願保和於六
無以來社於百神。

赴任上安撫叅政啓

劉共文

仰盛德之門墻。久切忻懽之庇。分列府之符竹。獲依節制之尊。
撫彝瑣以知秦。願叨愉而增愧。恭推其官。德格上帝。迪覺斯民。
有經緯天地之文。足以藻飾於百度。有折衝樽俎之武。足以鎮
撫於四夷。出逢千載之宸。自結九重之眷。頃以還於威柄。首登
用於真儒。黃叢弊於一日之中。躡方俗於九天之上。功既高而
息。消衆身雖退。而道益光。諒於翻。曾何傷於日月。孤忠挺二
自不改於松筠。益隆石石之階。公辭簪紳之望。方聖主興萬績
之勳。而國公僕有衰之歸。謝公舍起於東山。申伯尚分於南服。五
侯九伯。暫專銖鉞之征。一日萬幾。即止鈞衡之任。伏念共稟資

固陋賦分羈單少學壯行妄意事功之自丹材疎智短終無尺
寸之可書幸逃曠敗之誅更曾超陸之籠一麾出守斯非共理
之良十國為連喜有花身之所偶承官之已及成期即履綬以
之官將扣閭而假道望聖欽板行趨大府之風制指德毫政負
小夫之續

赴任上太守啓

孫賓老

旌門天遠又馳胡粵之心幕府雲開敢注塗泥之迹眷惟都會
護閭官能何自庸虛當陪參佐恭惟共官與我經濟道休中和
出獲泰亨之攬早據高妙之策誠孚亨漢動列宿之寒芒化洽
周圻流淇河之靈潤和時幽部寔首建安私臨鮪負於壯圖坐
鎮聿光於遠俗老况相慶撫慈本之既成廟祿所頌恐棠陰之
徒在其才殊無似志苟好修不置固陋之資得比優容之德荷
王儉之重運依水以其榮事南陽之賢魚泳川而何幸方膺精
以問道即摳衣而造辭鈇政依司庶或禪於毫襲及於第路開

蓋於瑕疵頌詠深沾言莫既

赴任与通判啓

馬子才

叨奉宸恩獲承郡寄湖山千里斷非共理之良民社一邦乃結
同僚之契尚俟瓜分時之濼濼先雲休之瞻伏惟其官上知真澄
中庸為德至既優於論仕居亦茂於衆豈如膠出符之榮更修
題輿之寵其猥由令使導輿分符方虞浮食之滋敢意餘光之
托請惟欣幸焉既敷言

赴任通判啓

林儀卿

幸業同門嘗服何蕃之義行宦游有地將親鄭老之襟期苟非
黃緣曷為交際其惟某官言到聖廟文有古風比海之擊麩願
豈若看翡翠園名之上長途而騁壯興無復願驚駘芻秣之間
吾道得其主張多子有所矜式孰謂廣兮先生之官冷自許少
室山人之價高叫圓關妙鼎金喬恩又太守之為上玉堂而有日
誦金朝客之辭其館不素何榮非得已下室之邑可使之寧幸亮不孝

之誠一卷之書公立之節願聞救失之教其為欣慕焉登數揚

赴任上判官啓

林肯應

傾蓋如故曾留五里之亭高懸勿疑厚在十室之邑矧文明之
同好諒宿世之有緣恭惟共官淵量冲澗留宇峻疑家孝本儒
林之傳披鄉評尚以俗之品題棠影清風烈在黃堂之綠蓮花
綠水獨榮紅幕之宿每雜谷主論事之籤言同略涉占位之筆
政若騰遠至最居先三年然後有成雖區一勞州縣之賦諸公
唯能引類當矣從藎省之登某世事茫然宦情聊尔老似長
途之奔走行依厦屋之軒幃臭味既同請結蘭金之好常有有
疾願圖樂石之言欣并何多數陳曷既

赴任上推官啓

王清仲

姻宗奕燁仰瞻鴻臚之縣儉蓄春容喜見芙蓉之泛會爲際遇
行家趨承敬奉大書敢通天席恭惟共官銀漢東瀾玉牌聯輝
江夏之略而河間之賢采虛之忠而東平之善麟士生而一用

王臣方發軔於華途姑借才於從事登樓具述數秋夜以清談
狂笏才高致朝來之爽氣即膺薦剡妙簡宸旒擊水三千奮鵬
程於滇渤去天尺五隸仙籍於蓬萊其鈐刀齧傷其裘未冬分
隨太史牛馬走之賤濫登正元龍虎榜之科初試尉曹未閱吏
吏君有面端之患動多摘埴之虞所賴依仁少稽曠眚何其幸
也獲披宿霧於公堂必有甚焉願借餘波於君地

赴任上知縣啓

高子美

考諫為天下之最夙仰聲猷君邦事大夫之賢將詣志願企琴
堂而邇德和記室以修誠隆寒正互於窮冬碩哲宜膺於備福
恭惟其官清規映古大雅不群孝通四部之書才號萬人之傑
儒林相赫青雲得路於妙年仕籍輝華綵捧收功於不日欲展
經綸之業先揚稟養之能豈惟循吏之稱追蹤史傳自是即信
之宰上應列星別聽寵除亟躋華要恭講聞高誼之久偶叨佐

理之照顧從政之惟新未請施設頓頓蓋之如故固可師承行且圖之何其幸也望覆匪覲傾心尤勤尚保綏於天和以增重於民社自餘頌祝罔既敷宣

赴任与丞啓

仰止士林之望識面無由居然宦牒之同論交有自非人力致得我心期恭惟共官德宇粹夷文華炳蔚駕車熟路知遠業之方興發刃新劓昔奇材之未試過委千金之重退潛百里之間羨竹溫蘭碩芳馨之莫掩老柳脩竹聊嘯詠以自怡時方急賢日異異寵茲猥承銅墨獲並因馮當問道之未聞遽移書而下及珠玉在側敢逃形穢之說松栢後凋徒覩歲寒之託

赴任与簿啓

落魄一官雖為令尹而無喜也賈綠共事未見君子而有憂心敬修咫尺之儀先致寒暄之問恭惟共官識度雋雅襟懷曠美揚藁儒孝之林振步宦海之路至如詣習主簿或謂其徒讀十

年之書自願職韓荆州亦有弗羨方戶侯之與諸侯自此而大
官取可卜而來姑願經濟之才暫試勾稽之任區區一州縣之職
固非為大賢之容衣。某貧賤之登黃不在諸公之後乃符分銅
墨聊欲效詠將同寮家之明復講詩書之好。鸞鳳而栖枳棘君
豈為鷹鷂之知腐鹿以豐庖厨我未能豺虎之化願言承教敢
不尽心

赴任与尉啓

閩為一鄉夙有桑梓之故甫分百里願同桃李之盟喜其可知
幸則如此恭惟某官清襟映俗懿義軼群黨閭閻日月旦之評人
物想風標之異富貴可以必至事業蓋其有餘來游宦賦之場
姑試神仙之吏空冀北之野正騏驎長鳴之秋祝伊闕之離
鴻鵠双飛之瑞行矣茲到壯哉自期其祿以為親仕不擇地適
及瓜之可往願行李之未盡少馳單騎之馳先奉双魚之問候
蓋如故將詣識面之求同官為僚喜結同心之好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十

唐集